日知録 十一 巻 十八、十九

049.2
Ko357n
W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私修國史

宋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書劉向楊雄校書天祿閣

遷爲太史令細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之歲謝承後漢書自言爲郎之歲謝沈後漢書自言爲郎中之時皆藏名山副在蘭臺今史並興校讐

易以硯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傳終

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詔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

士議郎四府掾吏五十餘人詣東

国立国会図書館
29.7.22
33613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寶章之被薦裒官之受詔亦得至焉資章德均是府藏者舊家遺集山林佚傳蠹蝕蕪草大東觀為校書郎中鄧宗在香爐東觀讀禁中未嘗見書　竇宏以下此無不廢左思三都賦自以所見不滿求為秘書郎中　南齊王儉造秘書承依七略四千卷永明三年於儉宅開學士館抄寫書籍又儉家藏舊書及在秘閣宋元以來書籍多有殘缺儉悉以家之經籍補足之　梁張纘為秘書郎秘書省在宣陽門外纘以家在城東每直宿還往不便遂於東城造小屋以自休息　隋牛弘為秘書監奏請開獻書之路於是購募之使四海之內異書畢集　唐則魏徵藏書至萬餘卷　柳芳自開元以來為國史而柳冲父子孫三世為秘書郎　顧況古者從宦皆載書自隨況為秘書郎家貧不能致書上給二千卷

紹興丙寅而宋宗命即文館學士元行沖通撰古今書目

名為羣書四錄以賜城之好學秉求為集賢院吏乃得讀之　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東觀佐史無所不通　竇威為秘書監十餘載其學業益廣　投成式為秘書省校書即秘閣書籍披閱皆徧　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秘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館職編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多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典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
班固之漢書子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競之唐春秋李
燾之宋長編並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歷之類南渡以
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於
太液池藏眞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皆不得見而
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是
昨非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
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之效
歟書而拘於厥數者邪遂使帷裳同毀空聞七畧之名家

舉皆廢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懲矣

十三經注疏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人立之學官則云九
經或曰禮三傳分而習之故偏名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朝因之而加孟子以配論語謂之
七經又學令庸及選益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
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
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玄
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玄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岐

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晉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傳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

彥撰周禮義疏宋史李覯列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穀梁經論語爾雅七經缺未修望

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皇祐中校以備刊刻從之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勛疏孝經唐玄宗注御疏孟子孫奭疏爾雅宋邢昺疏公羊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撰今人但知五經正言而孔穎達作不知非二人之書也新唐書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

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之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

卯文館辛亥改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
行成侍中劉泊李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二十一史
元四史為二十一史但
書人間傳者亦罕故
及諸書亦不復采遼
子監祭酒張邦奇
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
待監
等請校刻史書發差官購采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
令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改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
交後等表進至萬歷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
視南雍工而七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
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如未知而妄改者
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詣
殊儁今當為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陳羣字長文
同孔融高才佞微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
為純拜古人用此事者非一北史陸印傳那部尚書
父子彰交及見印机捉博學乃謂子彰
曰以卿老蠢遂出明珠意欲為羣拜紀非為隱僻今刻
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為台而改紀為絕

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南北板同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刻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南北板同齊王冏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問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刻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北板無名唐書李敬玄傳末附敬玄弟元素元素跳行此不適足

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姍笑乎惟馮夢禎爲南祭酒手較三國志卷

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

辭曰未敢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已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

注疏又脫鄉射禮脫士鹿中韎旌以候七字士虞禮脫哭主人

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解拜長者答

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俎西南以東授

尸尸坐奠俎興七字此則秦

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

无償遺此亦甚雅而函葬就工殊不然金臺

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閒者之學租以供師生廩

餘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雠校刻書頗有精者

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較工

33613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後竝存可識也今學校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祇以供饋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

書時入覲之官其饋遺一書一帖而已謂之書帕自萬歷以後改用白金闕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主書院者謂之山長宋史理宗紀何基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後幾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讐一也不惜貲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非難也而書之已爲劣生刋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聞闕疑則羣書亦當竝訂此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唐書病其事之疑闕新唐書病吳文之晦澁當兼二書刻之爲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張參五經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旨唐書經籍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曰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
玄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不刻在關中今西安府學向無板本
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并屬
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為之乃不知此書特立經之文非
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況博之訓
于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
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京駐蹕壯月
朔不知壯月之言於爾雅八月為壯而改為牡月凡舊歷以來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別字

後漢書鄧林傳識者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
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字也今
人詞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
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
亂典刑改廢法度訓讀宗廟睥睨兩宮觀事敗言實狀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著然踪跡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竟其言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願悉討好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鏗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免者天啟中纂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資以攻互有是非作史者兩收而並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照物無所逃其形矣編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若於是言者之情隱而顯

別有所爲繼此之爲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

疏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奏聞或所論乖僻固有徵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啟事自有記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益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
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出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
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
所載章奏並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
此則理必可治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
矣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亦爲無理自萬歷
末年凡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啟以來讒慝弘多
牘言彌中
以欺其人
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
益棺之後重爲蒼筆之文遣遺議於後
人後先見於前事其爲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
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

章奏之冗濫至萬歷天啟之間而極至一疏而爲數十人
累二三千言不止苗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爲精圖
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
命內閣爲貼黃之式崇禎元年三月間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
過百字黏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

崇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詔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

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
白紙有意所未盡摘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
黃燕失之矣其表章畧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
皮者又謂之貼黃

記注

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
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
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卽令起居郎一
人執筒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爲畢備及高宗朝會
端拱無言者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
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便出不得備聞
機務因爲故事

舊唐書姚璹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
預聞璹以爲帝王談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
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
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換時政記自璹
始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四書五經大全

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榦字直卿號勉齋先生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自眞氏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議止大學一書視氏採字仲覺號覺軒先生四書宗旨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後有蔡氏模字仲覺號集疏趙氏順孫號格菴先生四書纂疏場氏貴字子靜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胡氏炳文字仲虎號雲峯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士毅字仲弘號道川先生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標旨釋有汪克寬字德輔隱居不仕以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

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刻所刻四書通議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

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大學終致章或問是亦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誤不待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中亦有此二句大全則改云元帝不行覩之言謂文帝不行此指之而文帝不行覩之言謂文帝不行此指之而大全則改云元帝不行覩之言謂文帝不行此指之而不知古書文不辨語氣至春秋大全則全襲胡傳纂疏字德輔隱居不仕以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此書與胡傳纂疏有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爲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賚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爲力矣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以蔡氏書傳曰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陳氏祥道高宗彤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張氏陳氏櫟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玉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士甲自周有終王念孫氏古者治獄以附罪爲麗皆可從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每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盡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入

殷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注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爲盛自入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於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內典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洒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敎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樂記亦有體用之分然並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好之其傳寖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爲內典內字見冊府元龜引唐會要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進宣索內典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

黃氏日抄云論語曾子三省豈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竊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固謂會子之學乃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眞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註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內也

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自是習爲內學
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
傳博通內外圖典 魏志管寧傳張璠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
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漢書方術傳
頁以下不可得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謂
聞指謂讖記 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
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

黃氏日鈔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
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
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
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
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
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
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
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之所以執中而
不至於永終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
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聞讀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

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九峯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自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

俗說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僧書其所見如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用禪氏之言不無可商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卽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且書之所爲有牿亡之者矣

唐仁卿名伯元澄海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　答人書曰自新學興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矣元聞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卽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慳元言學而遺心執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無餬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已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曰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曰至未能也謂之不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之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卽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又曰孳孳爲善者心孳孳爲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
舜吉凶與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
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
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
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心果待求矣
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
爲心障與衛湜曰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時方敢以斯
自信而今之學者未可與立而欲語從心率矣
下之人而禍仁義必斯言也

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
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毉劄之
言非君儒之學太甲曰顧誤厥之明命予曰回之爲人也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
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

舉業

林文恪材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爲余言
林尚默名誌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鄉試方游鄭序爲弟
子員即曰負其才偕冠海內士云然放其時試諸生者則
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嘗時所習舉子業耳而

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爲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末異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數儒先詆傳注殆不啻幷髦矣由是學者倀倀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主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已不能自必況於人乎嗚呼士之懷璞握瑜範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哉若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眞士附其門者皆眞儒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徼提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

嗚呼制舉業中始爲禪之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爲禪之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辨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異羅欽順崔銑羅欽順崔銑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爲最著國初功令服膺程朱之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入制舉業也其

徒龍谿王畿 錢德洪 緒山 閙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又未嘗以入制舉業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攷矣衛較其文猶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先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爲此者誰爲之始與吾姑爲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爲舉業之俑者自斯人始萬曆丁丑鴟呼降而爲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聽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爲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注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孟子所以言性不言心而吾腐有所論著而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腐有所論著而姑言其槩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程朱無敢以辭竄聖者自與化華亭兩執政專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徽題見下是年主者李春芳與化縣人）此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謬誤程朱

坊刻中有僞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
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
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弊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
人作破亦無此體嘗考日文字破題或二句或三句必盡題
孔子聖之時者也程文破云聖人立大中者也試錄一出士論譁然
以其爲先朝名臣而
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

五經無眞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
眞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
之至也荀子眞積力久亦是此意爲眞大宗師篇曰而已反
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刻子曰精補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
鬼鬼歸也歸其眞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身之化而
物之歸者也歸其眞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說文
曰眞仙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繫傳曰眞者仙也化也从匕
匕即化也反人爲亡从目从匕匕亦聲入其所乘也人老則近於
匕既死則反其眞故眞字亦从匕死故老字从
眞字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魏太武
改元太平眞君而唐玄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眞經皆本

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爲對李斯上秦王書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韓信請爲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又更東垣曰眞定實險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眞亦微異其指矣今謂眞古曰爲左傳義十八年鄭棄市者左實右爲以施朱與鬼蒙如從之　假王猶假君假相國唐人謂之攝行今人謂之借職是也今人之所謂假亦非宋諱玄以眞代之故廟號曰眞宗玄武七箱改爲眞武玄宮改爲眞宮楊改爲眞楊崇文總目謂太玄經爲太眞則猶未離其本祖隆慶二年會試爲主改者厭五經而喜老莊點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誨汝知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眞知在不昧其心而已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掃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爲赤血矣崇禎時始申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筆輒來正如康崙所受隣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宋近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爲書猶有所謂無極之眞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羅氏困知記謂無極

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太極與陰陽五行非二物也不當言合又言通書未嘗一語及無極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眞知

科場禁約

萬歷三十一年曰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誕

書傳注又以來儒所訂者爲準此即古人羅列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浸漓始而獻溥平常稍趨纖靡繼靡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朱程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庸耎爲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畧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詩道既爲蹊蹺論文又不成音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

說曲議令地方官雜遝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舉人會試者黜革二十八年禮部通行各省提學官嚴加考校其有假借經義闌入異端邪說者即將本生黜革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二十八年禮人董以修四書義有無去無住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伏乞天語申飭嚴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創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喙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士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上曰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不但非毀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爲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款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自此稍爲釐正然而習染既深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爲陰德亦不甚摘發也至於末年詭辯彌甚新學之興人皆士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禎三年浙江

鄉試題又用明後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曰不失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談以爲歷家一日十二時之時而取冠本經刻爲程文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請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遏徂莒注曰莒詩作旅衆也謂容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爲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聞磨勘詔令之不行至此

朱子晚年定論

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諸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

王文成守仁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欽順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眞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攷得
倘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
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
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
攷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蓋本
止云此是前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
斟酌又變定字爲舊字卽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
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
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
前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涌然若決江
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
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
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
嘗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
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
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
安排徃徃自見瀾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
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

爲詳審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庶無以出此矣不知何
敢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那若以此二書爲然則
論孟集句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知其以爲
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
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
隙哉久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
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
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
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
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眞積力久而
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番獲親
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
得之但其所與隣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
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
科曰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出莊子蹄古兎字通兎胥也可也矜
作學術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

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異晚同之實二家論集具載甚詳毋庸贅述制義則發揮經傳各有攸當不必强同也

顧炎武曰錄中論陸子靜書辯詰尤切其餘理有未瑩而不憭至再而止答陸子美書辯詰尤極酣暢盡人言者凡七次又隨條注釋斥其空疎杜撰且云如日中天無所不燭而朱子猶未嘗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書本於此而止近世東山趙汸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此特朱子謙己薄人之辭未嘗教人爲陸氏之學也豈鵞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徵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敬齋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顚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誣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顚倒之弊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强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

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益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而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按子靜卒後朱子于與詹元善書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而已益已遲知後人宗陸氏者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強欲附會之以爲同何邪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詹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此書於朱陸二家同異攷之極爲精詳而世人不知但知其有皇明通紀又不知通紀乃梁文康儲之弟儀所作而託名於清瀾也）宛平孫承澤評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言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已多闕多見曰博聞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教法孔子無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

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
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
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眞爲陽明舞文之
書矣益自邵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嘗喜新風氣之變
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絶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文成
與胡端敏世寧鄉試同年一日謂端敏公曰公人傑也嘉
第少講學端敏答曰某何敢望公但恨公多講學耳世
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
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
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

編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
弟爲泰州王艮龍溪王畿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均
再傳而爲羅近溪汝芳趙大洲貞吉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
隱本名梁汝元再傳而爲李卓吾贄閩石簣望齡昔范武子論王
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時之患輕歷代之害
重自爽之惡小逸衆之罪大而藏子曦謂李斯亂天下至
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固
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也

姑蘇志言姚榮國廣孝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

實錄本傳言顧考著道餘錄訓先儒爲君子所鄙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不能有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有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考試官蔣文定冕石文介瑤謂宋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强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瀋隆買輩亦豈大相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成祖實像永樂二年閩陽人朱季友繪獻

歲所著書詔毀宋儒上怒遣行人捕趙撝謙會同府驗官材之盡焚其所著書富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爲汀河霜堅氷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朱史林之奇言昔人以前代亡國之禍歸咎於清談之罪甚於桀紂倪子氏實負王何之責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竊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爲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益而已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宏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合作八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儁才不能通作者之義其盜竊所從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爲鈍賊何辭

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卑冶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爲己說者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璟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作佩并連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好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譬猶豈不爲大害乎

樂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復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往來之徑水經注同全誤作金槌而又改爲椎輪唐閻朝隱

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傅檀王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傉檀今誤作檀而又改爲褅禫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裘見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亦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

改書

真跋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墾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
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亡矣夫益傷其寢不正是知字鑒之弊自漢已然故有
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

唐歷開人多好改篇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
且如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僞臨
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
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篇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
心覬覦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語也六年天授元年
九月始改國號曰
周

其時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相王為皇帝故曰君之愛
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
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為妄誕魏文帝
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為聖
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淑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
長曰太子弘監國而仁明孝愉天后方圖稱制乃鴆殺之
以雍王賢為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曰侍於父母之側
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

其餘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況四子也以今觀之世豈非小人而無忌憚改爲摘絕此皆不攷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易林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後此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齊東邑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和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楊芒生負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陌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秦長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詼倭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已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傳宜矣

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褒賦止十六篇楊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校阜賦百二十篇而于校阜傳云阜爲文疾要

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于阜阜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相如其文靡麗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嫵媚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蒲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虞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駟驗崔烈曹衆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玄傳云玄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訊其繁是解經

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桓譚新論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陸游詩文藏券職事參軍判馬曹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矣鄭康成施五車其書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矣鄭惠覽無一篇傳者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楊雄劉歆各五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

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妄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傍焉皇皇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其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莊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選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爲玄宗爲之感動白居易爲諫官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與人之誦者矣

詩之爲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周宗褒姒滅之如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尤膳夫棸子內史蹶惟趣馬楀惟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在斤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爲諱也楚辭離騷余以顧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叔專佞以慢懠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淇與祖莊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飛人行暘名大國虢與秦慎與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孔稚珪北山移文明斥周顒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十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

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爲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名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石苞表言月俸戶絕者增塹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曰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

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雜重五銖而雜鉛鑞並不
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
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
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
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無
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
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
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
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
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
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
千餘人而有明祖洪武中亦猶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
糧竭民力以航不測秦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
遼海南濱青齊崔葦之場海潮日至恊爲沃壤用浙人之
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而授以地能
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
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

號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
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海手之徒皆有所歸
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
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木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
千名爲農師咸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
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
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
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及

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
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厚於齊梁曰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
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
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
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
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
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薨日罷日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賜[周憲王誦有墩所著有誠齋集憲王雖有此命及薨妃韋氏竟自縊以殉謚貞烈以一品禮葬之　蓋上御極之初即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種

劉乃窗舍橫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楊子雲所謂摛我辭而不食我實者也

蕺山曾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奬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深]所記劉文靖[健]告吉士之言空同[李夢陽]大以為不平矣[見前駁]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爲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爲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弒父與君皆好犯上好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並於世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楊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勗之九錫（世說言潘元茂作魏公冊命大誥與訓誥同風）是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爲之魁巧言者爲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令色孔壬而孔驩兜有苗同爲一類甚哉其可畏也（穆王作冏命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記者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之言所以補夫子平日所未及其

問次序亦不爲無意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爲之後漢書言梁冀跋扈張綱埋車太尉李固時扶風馬融爲冀草奏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微寇戚文士之闒茸者代爲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爲醜詆脩睦遷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乃使林希蹈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

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若莫若謝靈運運劉則王維靈運身爲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爲林泉之侶既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奏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爲苟矣王維爲給事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晉施寺殆以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
碧池雜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
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
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
授太子中允嘗王僧號遍李揆僞翰林學士揆既污僞署
心不自安時柴政事百揆無敘揆嘗朝退駐馬國門爲
詩曰紫宸朝罷香煙合青瑣門開佩聲遠惟有南山色
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
奔揆爲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畢衰
弱之士多護王雒如杜甫謂之高八王右丞天下有高人
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
發爲忠憤之論與夫名汙僞籍而自託乃心此于康樂右
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棠薇之篇而夕有捧
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斗量王蠋矣曰是
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眞僞即以其言辨之而
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焉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
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眞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與王之事莫先乎此

修辭

與諛文象此一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不必用力終則夫子之初即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終則夫子不曰其言違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

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
可謂知言者矣

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
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深簡文
則澀東王善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學謝則不
得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
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葉水心言處
天下以杜甫爲師始繡虎金元裕之詩云少陵自有連城
人之學杜九而病派

壁爭奈微之識砥砆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
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且未見
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倣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
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
餘子學步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
騷些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
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

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俟人讀柔終篇往往棄之凡格柳子厚音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音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閒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楊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曰拙者矣世說王隱論揚雄太玄辭妙非益也古人謂之贅下加朱圍

曲禮之訓毋勦說毋雷同此古人言立之本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如酈道元水經注記以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爲甲卒始類吳人之呼庾聚者矣　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爾失之矣子曰辭達而已矣胡纘宗修安寧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大書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於賊七之下曰姓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日之學爲秦漢文者皆賊七之類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容齋隨筆論衛青傳封三侯制詔史記勝漢書處正不獨此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缺於文其所以病也

府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良間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之徧國中無與立談之人卒之東郭之池祭人之反命曰

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而笑之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瞷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簡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樗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爲滑稽矣然則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爲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虯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虯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古猶古之不能爲尚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纔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且纂之纂前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時蓋用柳虯之語

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

曉何等語人豈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殊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里余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繫衆人可乎此其失自唐宋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繫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都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

于慎行筆麈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

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於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尋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無冗複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復見于誌見于誌則不復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爲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已與范公之文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顯年壽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文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己也

書不當兩序

會試錄鄉試錄主考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

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于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而讓而後爲之官于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于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其于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作矣義取于獨斷則有自爲之而不讓于鄉與官矣此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充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裏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即有序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大復亡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爲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爲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一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王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二篇太學生何蕃巧者王承福毛穎又有下邳侯作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部尉駝意匿寄梓人李赤蝜蝜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蝜則戲耳而謂之傳益北於稗官之屬耳若設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設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史家

誌狀不可妄作

誌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論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誌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愈牾不合亨曰盍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

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沽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大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縉紳談伯會之流爲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

祭伯皆集中爲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牟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史傳以其名重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曾一生日閱
文特韓退之念數斤去目此諛墓中人所得爾
不若劉君爲壽愈不能止今此事載唐書
王林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
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
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
風西漢已然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
後人擬作然亦漢人之筆也
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
屋屢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邕本傳
卒人奉金帛以謝其文長於幹
請後所受鉅萬計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
表阡一字之價蠶金如山可謂發露眞贓者矣侯瑭錄唐
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云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
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此雖戲言當時風
俗可見矣昔楊子雲猶不肯受賈人之饋後人受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乃謂
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爲利也戒菴漫筆言唐子
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今市肆帳簿
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
餓死豈能爲是今之賣文爲活者可以媿矣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
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文非其人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懿於鄧氏不敢復違忤蔡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徐廣爲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竝執不官禮廣竟爲愧恨陵辱晚年再出爲零陵

自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識清議朱文公譬言其能太高逸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晚不得全其境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鴟梟之來輕於取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拒至乃檢德合章其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敬之君子

衆

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璫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國如家如閭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麥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貴百物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閭下親臨其家老羸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閭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爲順宗實錄書昭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强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恣誣奏還驚朝廷百辟忘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讀市里懽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與前所上之書迥若天淵矣（崔林王露摘此爲疑）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爲戒

假設之辭

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辭扈述往事以爲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

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
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
太和六年繼封陳王豈可猗攄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
庾信枯樹賦曰言殷仲文出爲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
馬亦同此例仲文爲桓玄侍中桓大司馬則玄之父溫也
此乃因殷仲文有此樹婆娑之言桓元子
者未猶如此之數遂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疑
以二事湊合成文
永無其事能諧之文不嘗與之莊諭矣長門賦乃後人託
言孝武皇帝
名之作相如以元
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

還受祿位

古文未正之隱

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士蒼頭之王師下篇前之瓌寇
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宇皆南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
改之謝泉羽西臺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顏魯公
木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
荊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
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滅宋其下闕文一行
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竟書此有待於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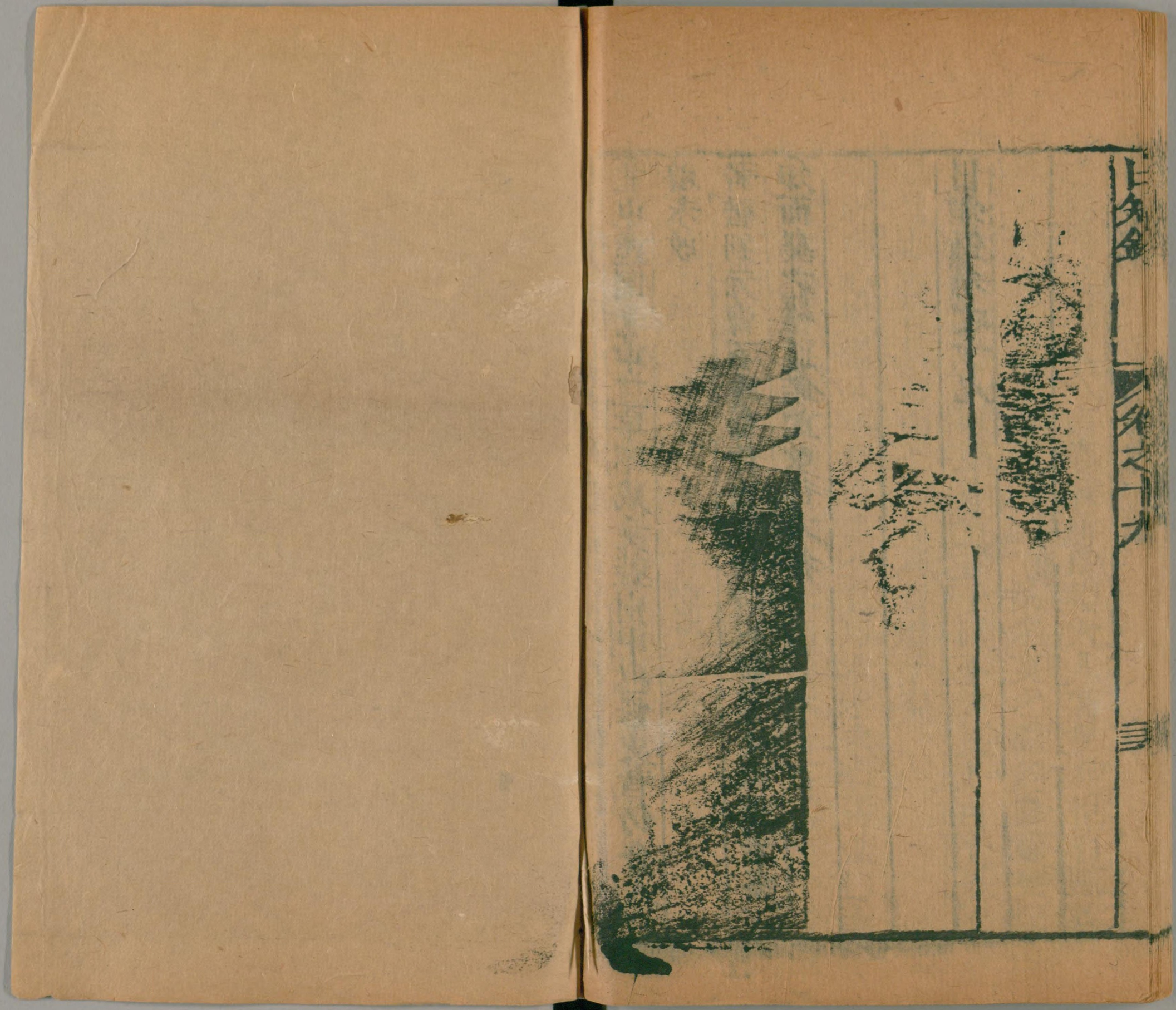
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漢書藝文志）故定哀之閒多微辭矣況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爲貴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才未有稱彼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面斥彼酋名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前輩所改

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北宋亦嘗虜等往來議和完顏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賓不肯按舂自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益齒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辭未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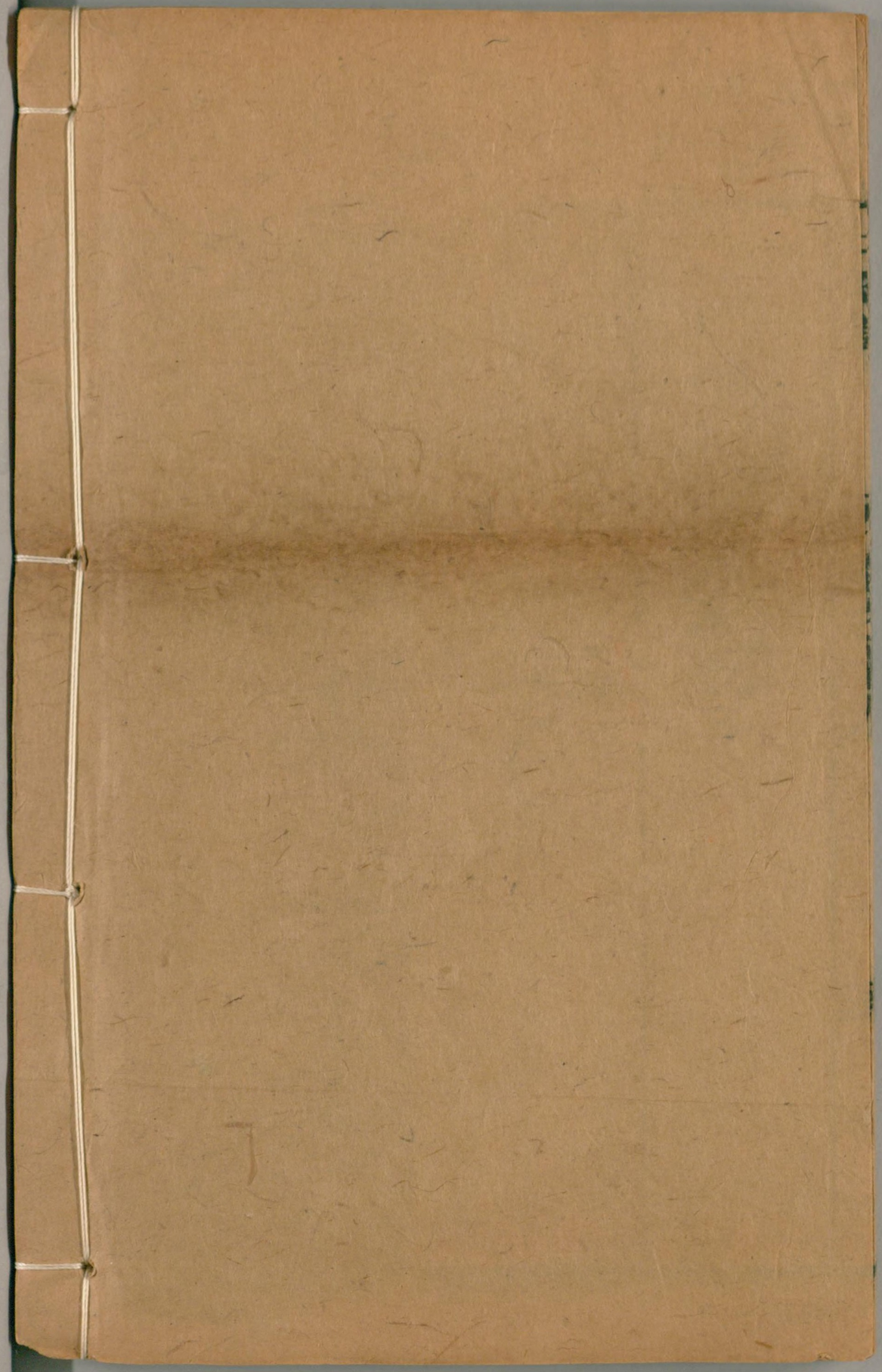
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日知録32巻餘4巻』　請求記号 049.2-Ko357n

ガラス使用